

时光愈老，人就越容易怀旧。

常常想起奶奶的石头小屋，小屋是爷爷用捡来的石头垒就的。石头屋子住着奶奶爷爷。

奶奶小脚，爷爷驼背，小屋的房梁很矮，现在看看轻轻一抬手就能够到，小时候就是在那根梁上挂着奶奶的几个藤条小篮子，篮子里放着糖和点心，在那个青涩的童年里，奶奶总会从她的藤条小篮里变戏法一样变出众多好吃的甜点，我现在想来，好像都还能闻见那丝丝缕缕的甜……

爷爷盖了一辈子屋，分别给我爹和四个叔叔盖了新房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。

爷爷的石头小屋是他这辈子盖的最后一间小屋，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盖的，屋子只用泥巴掺了盐、和了麦秸、泥了墙，因为泥巴总会裂出又长又细的墙纹，爷爷就给墙糊上报纸，报纸是大哥从村小学里拿回来的，被糊了报纸的墙壁很有些文化的味道，后来爷爷去世后，在这间石头小屋里我与奶奶相伴了5年。夜晚我最大的乐趣便是一边吃着奶奶拿给我的点心，一边竭力去读墙上的报纸，从东头读到西头，从南头读到北头。

那年5月里最后的一个周末，天空从早上起就一直飘着牛毛细雨，这雨如烟如雾，让人平添一丝淡淡的忧郁，我们决定再走一走旧时的岁月，再寻一寻少时的光阴，在细雨中，看着年复一年布满青苔的小巷，时间如同黑白照片，一张一张定格了过去。

从奶奶的石头小屋向北行进，穿过几条巷子，再越过十几户人家，就到了爹娘与我们曾经的家，我们兄妹四人陆续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，又陆续从这个家里四散出发，各自组建各自的家。

这个家是爹娘17年前，重新翻盖过的家，如今这个家已经转让给别人了，老爹说每每走过这条街，每每看到这座房，他的心都还是暖暖的又钝的疼上一疼。

沿着小路向前走，这家屋后有一处泉眼儿，每逢连阴雨天，这里会汩汩冒出甘冽的泉水。那时10多岁的我已经能用扁担挑水了，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。每年夏天，雨水大又多，从山上流下的水会经由这石阶冲下，冲到大路东边的河塘里去，这些石阶便常常做了我天然的搓衣板儿。

这里曾经有一棵巨大的桑葚树，6月间，每天放学，我总会绕这条路回家，为的是能顺便从这棵树下捡到一些熟落了的桑葚儿解馋，有时候碰到胆大的同学们爬树折桑枝儿，便也会偶尔得到一些更大的紫红紫红的桑葚，想一想小时候好像全都是美好。

这些屋子里，当年全部住满了人，一家一家的，人口都很多，大的小的，吵的闹的，每天清晨的鸡叫和狗吠，每天傍晚的炊烟和月光，月光把树的剪影修剪得十分写意，是哪家孩子哭了，是哪家灯光熄了，是哪家孩子酣梦中咯咯地笑了……

如今，这些败落的屋子里，早已经是断垣残壁，屋梁断了，山墙塌了，院子里长满没膝的荒草了。有的更甚，连这些屋框的影子也没有了，只留下一块空地，空地上是寂寥的石头和



王约庄
庚午夏

一切美好的东西总是显得很短暂，譬如青春，譬如朝露。而能将这些美好的东西留下的，我认为莫过于文字。有人说，笔可系日，文字是记忆的符号。今天，我们在打捞历史长河里那一串串闪光珍珠之时，很多时候就是依靠文字啊。我也有个小小的习惯，每逢自己有相对安静的时间，就喜欢简单梳理一下。好比走了一程路，不管是走多远，总爱找个阴凉处歇一下，望望身后留下的脚印是深还是浅、是直还是弯。

案前有本胡适写的《四十自述》，是爱人去年给我买的，我读过两遍。尼采44岁写了《看哪这人》，卢梭58岁完成《忏悔录》。我讲这些，丝毫没有与大师们自比的意思，更没有给自己著书立传的想法，我只是想说明，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的时间太宝贵了。对于时间的思考，周国平有一段描述很合我意：“每当经过我居住的房屋或就读过的学校，我总忍不住想走进去，看看从前的那个我是否还在那里。从那时到现在，我走过许多地方，有过许多遭遇，可是这一切会不会是幻觉呢？也许，我仍然是那个我，只不过走了一会儿神？也许，根本没有时间，只是

遥想20多年前，那时的我还是个上尉军官，一身合体的军装穿在身上，可谓雄姿英发，豪气干云，浑身上下都是使不完的劲。当时，工作压力也不是没有现在大，可我却在业余时间

寻访老家

□青 梅

爷爷的石头小屋是他这辈子盖的最后的一间小屋，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盖的，屋子只用泥巴掺了盐、和了麦秸、泥了墙，因为泥巴总会裂出又长又细的墙纹，爷爷就给墙糊上报纸，报纸是大哥从村小学里拿回来的，被糊了报纸的墙壁很有些文化的味道，后来爷爷去世后，在这间石头小屋里我与奶奶相伴了5年。夜晚我最大的乐趣便是一边吃着奶奶拿给我的点心，一边竭力去读墙上的报纸，从东头读到西头，从南头读到北头。

那年5月里最后的一个周末，天空从早上起就一直飘着牛毛细雨，这雨如烟如雾，让人平添一丝淡淡的忧郁，我们决定再走一走旧时的岁月，再寻一寻少时的光阴，在细雨中，看着年复一年布满青苔的小巷，时间如同黑白照片，一张一张定格了过去。

从奶奶的石头小屋向北行进，穿过几条巷子，再越过十几户人家，就到了爹娘与我们曾经的家，我们兄妹四人陆续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，又陆续从这个家里四散出发，各自组建各自的家。

这个家是爹娘17年前，重新翻盖过的家，如今这个家已经转让给别人了，老爹说每每走过这条街，每每看到这座房，他的心都还是暖暖的又钝的疼上一疼。

沿着小路向前走，这家屋后有一处泉眼儿，每逢连阴雨天，这里会汩汩冒出甘冽的泉水。那时10多岁的我已经能用扁担挑水了，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。每年夏天，雨水大又多，从山上流下的水会经由这石阶冲下，冲到大路东边的河塘里去，这些石阶便常常做了我天然的搓衣板儿。

这里曾经有一棵巨大的桑葚树，6月间，每天放学，我总会绕这条路回家，为的是能顺便从这棵树下捡到一些熟落了的桑葚儿解馋，有时候碰到胆大的同学们爬树折桑枝儿，便也会偶尔得到一些更大的紫红紫红的桑葚，想一想小时候好像全都是美好。

这些屋子里，当年全部住满了人，一家一家的，人口都很多，大的小的，吵的闹的，每天清晨的鸡叫和狗吠，每天傍晚的炊烟和月光，月光把树的剪影修剪得十分写意，是哪家孩子哭了，是哪家灯光熄了，是哪家孩子酣梦中咯咯地笑了……

如今，这些败落的屋子里，早已经是断垣残壁，屋梁断了，山墙塌了，院子里长满没膝的荒草了。有的更甚，连这些屋框的影子也没有了，只留下一块空地，空地上是寂寥的石头和

时光愈老，人就越容易怀旧。

常常想起奶奶的石头小屋，小屋是爷爷用捡来的石头垒就的。石头屋子住着奶奶爷爷。

奶奶小脚，爷爷驼背，小屋的房梁很矮，现在看看轻轻一抬手就能够到，小时候就是在那根梁上挂着奶奶的几个藤条小篮子，篮子里放着糖和点心，在那个青涩的童年里，奶奶总会从她的藤条小篮里变戏法一样变出众多好吃的甜点，我现在想来，好像都还能闻见那丝丝缕缕的甜……

爷爷盖了一辈子屋，分别给我爹和四个叔叔盖了新房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。

爷爷的石头小屋是他这辈子盖的最后的一间小屋，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盖的，屋子只用泥巴掺了盐、和了麦秸、泥了墙，因为泥巴总会裂出又长又细的墙纹，爷爷就给墙糊上报纸，报纸是大哥从村小学里拿回来的，被糊了报纸的墙壁很有些文化的味道，后来爷爷去世后，在这间石头小屋里我与奶奶相伴了5年。夜晚我最大的乐趣便是一边吃着奶奶拿给我的点心，一边竭力去读墙上的报纸，从东头读到西头，从南头读到北头。

那年5月里最后的一个周末，天空从早上起就一直飘着牛毛细雨，这雨如烟如雾，让人平添一丝淡淡的忧郁，我们决定再走一走旧时的岁月，再寻一寻少时的光阴，在细雨中，看着年复一年布满青苔的小巷，时间如同黑白照片，一张一张定格了过去。

从奶奶的石头小屋向北行进，穿过几条巷子，再越过十几户人家，就到了爹娘与我们曾经的家，我们兄妹四人陆续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，又陆续从这个家里四散出发，各自组建各自的家。

这个家是爹娘17年前，重新翻盖过的家，如今这个家已经转让给别人了，老爹说每每走过这条街，每每看到这座房，他的心都还是暖暖的又钝的疼上一疼。

沿着小路向前走，这家屋后有一处泉眼儿，每逢连阴雨天，这里会汩汩冒出甘冽的泉水。那时10多岁的我已经能用扁担挑水了，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。每年夏天，雨水大又多，从山上流下的水会经由这石阶冲下，冲到大路东边的河塘里去，这些石阶便常常做了我天然的搓衣板儿。

这里曾经有一棵巨大的桑葚树，6月间，每天放学，我总会绕这条路回家，为的是能顺便从这棵树下捡到一些熟落了的桑葚儿解馋，有时候碰到胆大的同学们爬树折桑枝儿，便也会偶尔得到一些更大的紫红紫红的桑葚，想一想小时候好像全都是美好。

这些屋子里，当年全部住满了人，一家一家的，人口都很多，大的小的，吵的闹的，每天清晨的鸡叫和狗吠，每天傍晚的炊烟和月光，月光把树的剪影修剪得十分写意，是哪家孩子哭了，是哪家灯光熄了，是哪家孩子酣梦中咯咯地笑了……

如今，这些败落的屋子里，早已经是断垣残壁，屋梁断了，山墙塌了，院子里长满没膝的荒草了。有的更甚，连这些屋框的影子也没有了，只留下一块空地，空地上是寂寥的石头和

时光愈老，人就越容易怀旧。

常常想起奶奶的石头小屋，小屋是爷爷用捡来的石头垒就的。石头屋子住着奶奶爷爷。

奶奶小脚，爷爷驼背，小屋的房梁很矮，现在看看轻轻一抬手就能够到，小时候就是在那根梁上挂着奶奶的几个藤条小篮子，篮子里放着糖和点心，在那个青涩的童年里，奶奶总会从她的藤条小篮里变戏法一样变出众多好吃的甜点，我现在想来，好像都还能闻见那丝丝缕缕的甜……

爷爷盖了一辈子屋，分别给我爹和四个叔叔盖了新房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。

爷爷的石头小屋是他这辈子盖的最后的一间小屋，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盖的，屋子只用泥巴掺了盐、和了麦秸、泥了墙，因为泥巴总会裂出又长又细的墙纹，爷爷就给墙糊上报纸，报纸是大哥从村小学里拿回来的，被糊了报纸的墙壁很有些文化的味道，后来爷爷去世后，在这间石头小屋里我与奶奶相伴了5年。夜晚我最大的乐趣便是一边吃着奶奶拿给我的点心，一边竭力去读墙上的报纸，从东头读到西头，从南头读到北头。

那年5月里最后的一个周末，天空从早上起就一直飘着牛毛细雨，这雨如烟如雾，让人平添一丝淡淡的忧郁，我们决定再走一走旧时的岁月，再寻一寻少时的光阴，在细雨中，看着年复一年布满青苔的小巷，时间如同黑白照片，一张一张定格了过去。

从奶奶的石头小屋向北行进，穿过几条巷子，再越过十几户人家，就到了爹娘与我们曾经的家，我们兄妹四人陆续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，又陆续从这个家里四散出发，各自组建各自的家。

这个家是爹娘17年前，重新翻盖过的家，如今这个家已经转让给别人了，老爹说每每走过这条街，每每看到这座房，他的心都还是暖暖的又钝的疼上一疼。

沿着小路向前走，这家屋后有一处泉眼儿，每逢连阴雨天，这里会汩汩冒出甘冽的泉水。那时10多岁的我已经能用扁担挑水了，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。每年夏天，雨水大又多，从山上流下的水会经由这石阶冲下，冲到大路东边的河塘里去，这些石阶便常常做了我天然的搓衣板儿。

这里曾经有一棵巨大的桑葚树，6月间，每天放学，我总会绕这条路回家，为的是能顺便从这棵树下捡到一些熟落了的桑葚儿解馋，有时候碰到胆大的同学们爬树折桑枝儿，便也会偶尔得到一些更大的紫红紫红的桑葚，想一想小时候好像全都是美好。

这些屋子里，当年全部住满了人，一家一家的，人口都很多，大的小的，吵的闹的，每天清晨的鸡叫和狗吠，每天傍晚的炊烟和月光，月光把树的剪影修剪得十分写意，是哪家孩子哭了，是哪家灯光熄了，是哪家孩子酣梦中咯咯地笑了……

如今，这些败落的屋子里，早已经是断垣残壁，屋梁断了，山墙塌了，院子里长满没膝的荒草了。有的更甚，连这些屋框的影子也没有了，只留下一块空地，空地上是寂寥的石头和

时光愈老，人就越容易怀旧。

常常想起奶奶的石头小屋，小屋是爷爷用捡来的石头垒就的。石头屋子住着奶奶爷爷。

奶奶小脚，爷爷驼背，小屋的房梁很矮，现在看看轻轻一抬手就能够到，小时候就是在那根梁上挂着奶奶的几个藤条小篮子，篮子里放着糖和点心，在那个青涩的童年里，奶奶总会从她的藤条小篮里变戏法一样变出众多好吃的甜点，我现在想来，好像都还能闻见那丝丝缕缕的甜……

爷爷盖了一辈子屋，分别给我爹和四个叔叔盖了新房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。

爷爷的石头小屋是他这辈子盖的最后的一间小屋，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盖的，屋子只用泥巴掺了盐、和了麦秸、泥了墙，因为泥巴总会裂出又长又细的墙纹，爷爷就给墙糊上报纸，报纸是大哥从村小学里拿回来的，被糊了报纸的墙壁很有些文化的味道，后来爷爷去世后，在这间石头小屋里我与奶奶相伴了5年。夜晚我最大的乐趣便是一边吃着奶奶拿给我的点心，一边竭力去读墙上的报纸，从东头读到西头，从南头读到北头。

那年5月里最后的一个周末，天空从早上起就一直飘着牛毛细雨，这雨如烟如雾，让人平添一丝淡淡的忧郁，我们决定再走一走旧时的岁月，再寻一寻少时的光阴，在细雨中，看着年复一年布满青苔的小巷，时间如同黑白照片，一张一张定格了过去。

从奶奶的石头小屋向北行进，穿过几条巷子，再越过十几户人家，就到了爹娘与我们曾经的家，我们兄妹四人陆续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，又陆续从这个家里四散出发，各自组建各自的家。

这个家是爹娘17年前，重新翻盖过的家，如今这个家已经转让给别人了，老爹说每每走过这条街，每每看到这座房，他的心都还是暖暖的又钝的疼上一疼。

沿着小路向前走，这家屋后有一处泉眼儿，每逢连阴雨天，这里会汩汩冒出甘冽的泉水。那时10多岁的我已经能用扁担挑水了，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。每年夏天，雨水大又多，从山上流下的水会经由这石阶冲下，冲到大路东边的河塘里去，这些石阶便常常做了我天然的搓衣板儿。

这里曾经有一棵巨大的桑葚树，6月间，每天放学，我总会绕这条路回家，为的是能顺便从这棵树下捡到一些熟落了的桑葚儿解馋，有时候碰到胆大的同学们爬树折桑枝儿，便也会偶尔得到一些更大的紫红紫红的桑葚，想一想小时候好像全都是美好。

这些屋子里，当年全部住满了人，一家一家的，人口都很多，大的小的，吵的闹的，每天清晨的鸡叫和狗吠，每天傍晚的炊烟和月光，月光把树的剪影修剪得十分写意，是哪家孩子哭了，是哪家灯光熄了，是哪家孩子酣梦中咯咯地笑了……

如今，这些败落的屋子里，早已经是断垣残壁，屋梁断了，山墙塌了，院子里长满没膝的荒草了。有的更甚，连这些屋框的影子也没有了，只留下一块空地，空地上是寂寥的石头和

时光愈老，人就越容易怀旧。

常常想起奶奶的石头小屋，小屋是爷爷用捡来的石头垒就的。石头屋子住着奶奶爷爷。

奶奶小脚，爷爷驼背，小屋的房梁很矮，现在看看轻轻一抬手就能够到，小时候就是在那根梁上挂着奶奶的几个藤条小篮子，篮子里放着糖和点心，在那个青涩的童年里，奶奶总会从她的藤条小篮里变戏法一样变出众多好吃的甜点，我现在想来，好像都还能闻见那丝丝缕缕的甜……

爷爷盖了一辈子屋，分别给我爹和四个叔叔盖了新房，让他们成家立业，娶妻生子。

爷爷的石头小屋是他这辈子盖的最后的一间小屋，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盖的，屋子只用泥巴掺了盐、和了麦秸、泥了墙，因为泥巴总会裂出又长又细的墙纹，爷爷就给墙糊上报纸，报纸是大哥从村小学里拿回来的，被糊了报纸的墙壁很有些文化的味道，后来爷爷去世后，在这间石头小屋里我与奶奶相伴了5年。夜晚我最大的乐趣便是一边吃着奶奶拿给我的点心，一边竭力去读墙上的报纸，从东头读到西头，从南头读到北头。

那年5月里最后的一个周末，天空从早上起就一直飘着牛毛细雨，这雨如烟如雾，让人平添一丝淡淡的忧郁，我们决定再走一走旧时的岁月，再寻一寻少时的光阴，在细雨中，看着年复一年布满青苔的小巷，时间如同黑白照片，一张一张定格了过去。

从奶奶的石头小屋向北行进，穿过几条巷子，再越过十几户人家，就到了爹娘与我们曾经的家，我们兄妹四人陆续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，又陆续从这个家里四散出发，各自组建各自的家。

这个家是爹娘17年前，重新翻盖过的家，如今这个家已经转让给别人了，老爹说每每走过这条街，每每看到这座房，他的心都还是暖暖的又钝的疼上一疼。

沿着小路向前走，这家屋后有一处泉眼儿，每逢连阴雨天，这里会汩汩冒出甘冽的泉水。那时10多岁的我已经能用扁担挑水了，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。每年夏天，雨水大又多，从山上流下的水会经由这石阶冲下，冲到大路东边的河塘里去，这些石阶便常常做了我天然的搓衣板儿。

这里曾经有一棵巨大的桑葚树，6月间，每天放学，我总会绕这条路回家，为的是能顺便从这棵树下捡到一些熟落了的桑葚儿解馋，有时候碰到胆大的同学们爬树折桑枝儿，便也会偶尔得到一些更大的紫红紫红的桑葚，想一想小时候好像全都是美好。

这些屋子里，当年全部住满了人，一家一家的，人口都很多，大的小的，吵的闹的，每天清晨的鸡叫和狗吠，每天傍晚的炊烟和月光，月光把树的剪影修剪得十分写意，是哪家孩子哭了，是哪家灯光熄了，是哪家孩子酣梦中咯咯地笑了……

如今，这些败落的屋子里，早已经是断垣残壁，屋梁断了，山墙塌了，院子里长满没膝的荒草了。有的更甚，连这些屋框的影子也没有了，只留下一块空地，空地上是寂寥的石头和

时光愈老，人就越容易怀旧。